芚皐集

十

5563.8
4022.2
v.6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菴皐集卷之十

經義輯要上

無極太極

理氣道器

陰陽五行

水火金木土

元亨利貞

冲漠無朕

體用動靜

性理文字始言處 新齊李度中所纂性理源流凡例

東247868

性商書 命虞書 人物性周書 氣質性程張 才周書 心虞書 情周書 意周易

志虞書 氣周易 思虞書 慮商書 道虞書 理周易 德虞書 仁商書 義虞書 禮虞書

智商書 信商書 誠商書○虞書作誠 忠商書 恕論語 恭虞書 敬虞書 ○命道

德心志思義禮誠敬恭虞書 性慮仁智信忠商書 人物性

才情商書 理氣意周易 恕論語 氣質性程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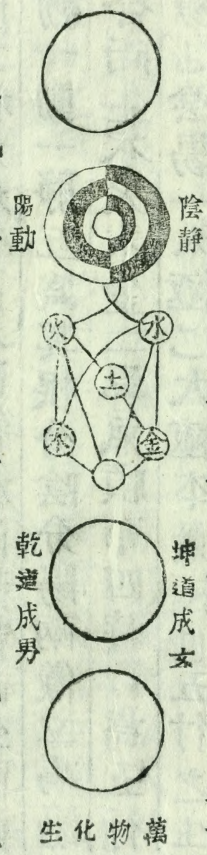
經義輯要上

無極太極

極中也至也遠也窮也終也要會無形體
太極居建中皇極(王篇○人極屋極中極
北極○太極三極見易繫辭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周子太極圖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又曰聖人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右濂溪周子自作圖並說平巖葉氏謂此圖卽

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朱子謂此是道理大頭腦處又以爲百世道術淵源今玆首揭此圖亦猶近思錄以此說爲首之意盖學聖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於小大學之類及其收功之日而遡極一源則所謂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者也 退溪說

○禮運註曰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龜出一箇太一○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太始以

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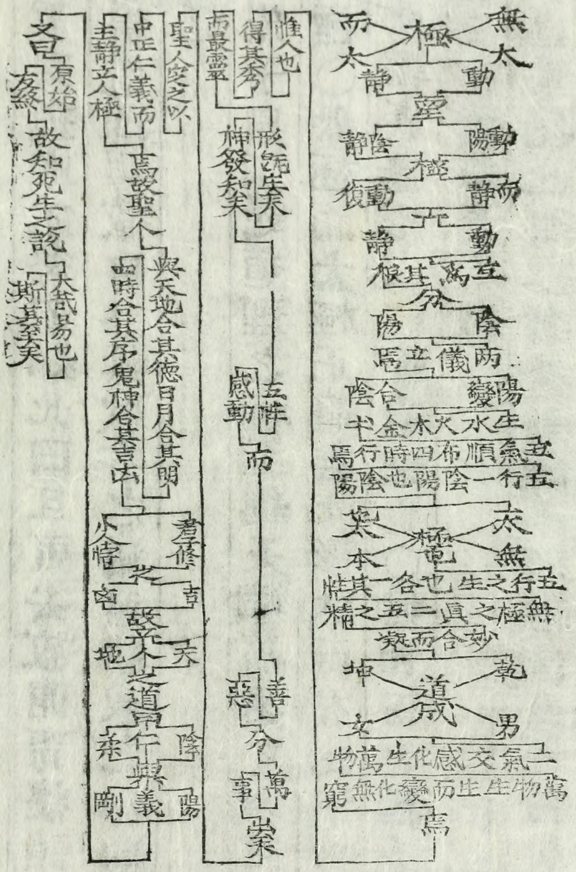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性理大全下并同）

○北溪陳氏曰愚按老子曰復歸于無極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老子柳子康節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也

○朱子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這箇意思方得

今只要去討他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
間要得理明不得不如此曰且可去放開胷懷讀書
看得道理明徹自然無欿吝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
快活
○朱子曰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
太極○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無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無極而太極是無
之中有箇極至之理
○愚按此無極者發明極之無形狀也太極者無
形狀之中實有箇理甚極至也

太極說圖



陰陽變化 人所稟受

○不言明德無以發此心之光明
○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大學或問 王溪盧氏）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太極一圖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性理大全 下并同）
○不是太極兼動靜有動靜也○問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

太極之動○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何間斷之有哉○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無極者只是說底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焉然理終爲主此卽所謂妙合也曰然○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

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問太極
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
極至或曰如吾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
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問自太極以
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
氣禀有異故不同○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
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一太極
○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
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

便是情○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
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
勉齋黃氏曰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
高處盡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
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
狀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
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
極明之以物喻物盖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
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
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

之而係以太則其尊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又曰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又曰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茨贅者矣因見象山論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麤辯爲之務歟○北溪陳氏曰聖人之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按三極繫辭所謂三極之道也天地人三才各一太極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

氣形去差了知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〇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則邵子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何耶曰先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邵子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

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爲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爲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之一言而或以周子妄加者謬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爲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

太極則太極有朕故曰無○西山眞氏曰窮天下之物而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也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朱子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問邵子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雙峯饒氏曰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太者大無以加之稱○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

極下有二字

故周子復加無極字以明之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唐板性理大全下并同）水火初是自生○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謂太極含動靜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鈌）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攺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比

則庶幾近之

理氣

○朱子曰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中庸大全

○尤菴曰理氣本自混融無間故云不見合不見離逕遼集下并同

○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

○朱子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

○遜齋曰事有大小精粗本末而理無大小精粗本末者自是程子之意也

○遜齋曰退溪理氣互發之說使人心問朱子曰陰陽綜錯不失端序便是天理之發見未知何故不察此等語意亦主互發之說也高峰所謂四端亦有不中節者亦是朱子說矣尤菴曰朱子果有是說是兼理氣而言蓋欲其言之備也是故孔子論性則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退溪曰天道至公而賦予純駁之不一非有私意於其間二五之氣運行交錯升降往來紛綸雜糅其

端千萬其於妙凝成物之際所值之氣自不能無純駁邪正之不齊雖天地造化亦不奈他何耳退溪集答趙起伯下幷同

○又曰陰陽分而有順沴明暗之難齊五行具而有多寡純駁之不一以難齊之氣不一之運紛綸交錯升降往來於兩間或相制勝或相違背或相喜悅或相攻奪千變萬化而成造化之功夫以天地之大德日生言之雖不可謂有邪以二五之難齊不一處言之其不能但有正而都無邪亦所必至也是以人物之生稟受之際因其所值年月日時之難齊不一而

或淸或濁或粹或駁或偏或正或通或塞亦有千萬
之雜齊不一何足恠哉然堯舜而生朱均以瞽鯀而
生舜禹或不係於父母者先儒以爲實天地之氣貫
穿來爲人故然耳

○朱門人問氣之始亦有淸無濁有純無雜否朱子
答曰氣之始固只有淸純然運行騰倒到今日其濁
雜亦已久矣說見朱子大全不記本文略擧大意

○退溪曰湛一氣之本當此時未可謂之惡然氣何
能純善惟是氣未用事時理爲主故純善耳

○或問冲氣之冲退溪曰冲和也中也

○朱子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

○愚以爲理有動靜者非理自以爲動靜也有動靜之理故氣能動靜而理在其中動靜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動靜機也所乘者理也乘著動機爲動之主乘著靜機爲靜之主者理也朱子引而不發欲使學者自得之也 丁未

愚以爲理以流行而言則有動靜大小精粗本末清濁粹駁偏正通塞故氣有此八者之異若理無此八者之異則氣亦無此八者之異矣以其本體

而言則合此八者也

道器

○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答王子合書

○邵子曰道爲太極邃菴集下非同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又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也又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又曰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也

○明道先生曰此理天命之順而循之則道也

○夫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遜齋曰道與理一般而器與氣無分也

○朱子曰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其理則道也

○朱子曰孔子其太極乎今以太極明吾夫子一貫之道可乎

○朱子所謂理道二字可互換看亦可見道理之一般也

○遜齋曰道則氣中主理而言乃終古聖賢之說也

又曰一箇形象之中上者爲道而下者爲器故明道

先生曰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先儒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云者蓋二者元不相離之謂也然理自理氣自氣而一上一下亦甚分明

○朱子曰陰陽氣也其理則道也○孟子曰夫道一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像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

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無眹者也又曰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冲漠無眹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眹非此外別有一物冲漠無眹也

○程子曰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繫辭下幷同）

○朱子曰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

又曰道便是太極

○雲峯胡氏曰易先言道（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後言性（成之者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天命之性）而後言道

率性之謂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中庸

○朱子曰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又曰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新刊性理大全

陰陽五行

○尤菴曰太極動而生陽但看程子陰陽無始動靜

無端之說及朱子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之說則無
端見矣蓋陰陽動靜相推於無窮而太極則其體也
今以為懸空獨立者固非矣然吾友遜甫所謂氣機
而動云者亦微似有病蓋其未動之前太極所乘者
氣機也未動而乘者靜機而屬之陰將動而乘者動
機而屬之陽矣大抵太極有大陰陽有小陰陽太極
之未動而已動是大陰陽也其動靜之所生是小陰
陽也陰陽既合而生五行則其小之小者也五行變
化而生人物則又其小之尤小者也遜齋集
○遜菴曰陰陽各具五行如春夏屬陽而逐月有許

多五行秋冬屬陰而逐月有許多五行其月之於日
日之於時亦然以此推之各具之義可見若五行之
生各具陰陽如甲乙爲木而甲陽乙陰之類先儒已
言之陰陽各具五行卽上云云是也退溪集
○程子曰五物備然後生朱子曰擧一物無不具此
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殊耳又曰雖曰五行各一其
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然則擧一物皆具此五
者况人乎
○遜齋曰平巖之所解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
生亦可云者可謂詳悉細看其所謂截自一陽初動

處之截字意味則果無疑矣蓋天地無窮生滅故此天地未生之前即前天地既滅之餘而前天地前又復有天地推而上去亘無窮極猶今日之子根於昨日之亥亥前有子子前又有亥矣故只是截斷中間此天地始闢之時一陽初動處說起一陽纔動寬潤先明天地定位寒暑相推則其所謂一陽初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云者果有未瑩者乎遲齋集下卅同

○朱子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以言之則氣

陽而質陰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
○遯齋曰推之於陰陽未生之前而不見其始之合
高明不能無疑詳探朱子說則可知也朱先生曰一
動一靜便是闔闢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
以本始見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
就中間截斷說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
嘗無動又曰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
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是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見觀此
朱子諸說則自無可疑也陰陽未生之陰陽乃動靜

未生之陰陽也太極未動陽未生之前又是陰靜則理與氣本混融無間元自相合其可見各在一處來合之時乎始旣如此終豈有可離之時乎朱子所謂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者讀者若誤見則必以爲太極懸空獨立然後陽乃生而氣乃始故着雖然字而反之曰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云云盖太極未動之前又是陰靜則動靜陰陽豈有端始之可見哉看書不可以已見爲是遽自主張必須虛心玩味曲察先賢立言之意然後方可免輕率之病況此等道理大頭腦

處亢不嘗以是已非彼之心輕易立說以排先賢之說也須更於朱子之訓大著心眼而沉潛反覆如何

又曰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此言無離合之可言也又曰此天地未生之前即前天地旣滅之餘而乃太極未動之時也太極乘着靜機不是懸空獨立底物事則理與氣元初混合

○雙湖胡氏曰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質言則曰水火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春夏秋冬運行之序 周易 總目

○朱子曰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洪範下并詩

○西山眞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

○洪範一五行註曰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又曰土兼五行無正位無

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又曰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

○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問水火木金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朱子曰向見其斗南說五事應徵皆常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

○朱子曰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盆便是從更要別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謂體不變

○徽菴程氏曰造化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爲水燥之燥爲火濕之融爲木燥之凝爲金其融結爲土自輕淸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克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

○朱子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淸亮故聽屬金聞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右釋二五事

貌言視聽思貌澤水言揚火視散木聽收金思通土

○黃勉齋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貌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處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脗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物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

質經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知人身耳目既具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此亦釋五事

又曰蓋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爲水火濕極燥極而爲木與金也

○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陽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則遊氣之聚散飛揚者爲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爲之

○朱子曰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繫辭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眞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性理大全

陽變陰合註條水陰金又火木陽此二段黃勉齋所答是也或猶以朱門高弟親承指教者而於此疑焉蓋泥著諸句不能活看之蔽歟

○林子王問於朱子曰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但以陰陽分之耳又問木陽稚次火金陰稚次水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云審如此則可以見前

後段之互相爲發明也蓋水火木金之相次固是生之序而冬屬太陰春屬少陽夏屬太陽秋屬少陰固是行之序於行言其功用則以極盛爲貴於生言其本根則以初生爲重水爲初生之陽木爲極盛之陽火謂初生之陰金謂極盛之陰者天一生水之義也周易總目朱子圖說文王八卦方位註朱子答袁樞說亦可見

○邵子曰心者太極又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朱子解曰其中白處便是太極又曰萬物萬化皆從這裡流出是心法皆從中起

也據此則心者太極云者蓋指心與太極皆以其中也非是心即太極太極即心也朱子解明德註曰心者虛靈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據此亦可以知心爲氣也審矣鄙子豈有以認氣爲理也

水火木金土與上陰陽五行篇參看

○尤菴曰蓋以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之說觀之則水火金木似皆質於土而生矣遂齋集下同

○遂齋問曰以天火無體與地之爲物初其濬軟後漸堅實之說觀之則火似無質於土土之未成質時似先有水矣尤菴曰先儒有言曰哀情感動則淚生

食慾感動則涎生溪心感動則精生凡感動之初皆
水生云以此推之則天一生水之理可見耶
○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書傳
○勉齋黃氏曰橫渠先生云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
與陰陽相爲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
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而得生火燃而
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
之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得而
不相害鑠之則反流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
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地之質也化之

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卽是而參之五行之生一陰陽之所爲也性理大全下并同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遂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

各盛相交相搏凝聚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

○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却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成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

歲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生行之序也此勉齋說而李氏希濂非之

元亨利貞

○朱子曰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其是下一截事也繫辭

沖漠無眹

○伊川先生曰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葉氏曰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盖即體而用在其

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近思錄

體用動靜

○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

○尤菴曰邵子詩先言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因此而推演體用二字之義蓋水火之氣雖具於天地之先而其質則方成於天地之後所謂用即氣也體即質也遜菴集

○沙溪先生釋之曰邵子所謂體用與理爲體氣爲用之體用不同乃形體之體似缺用字氣爲用而形爲體也先生所論體用特擧其一端而言未及乎其備也

若正論體用之義則理自有理之體用大本達道是也氣自有氣之體用陰陽動靜是也又錯而言之則或理爲體而氣爲用或氣爲體而理爲用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事物之從此而出者爲之用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理之卽此而發見者爲之用其爲體用不但理體氣用一端而已也然理體氣用之說亦只與氣體理用之說相對爲說以盡其反覆推廣之義耳其實無從而非理之體用氣之體用而二者之體用未嘗不相須而爲一也冲漠者雖曰與事物之從出者爲體用而理之著

故事物者固自爲冲漠之用矣事物雖日與理之發見者爲體用而氣之運用斯理者又自爲事物之用矣即是而又反推之則事物之散出者固以其冲漠所乘載之氣爲之體而理之發見者又以其事物所含具之理爲之體矣何往而非理之體用亦非氣之體用乎但理之所在氣必具焉氣之所在理必具焉故二者之體用不可復分開矣古來聖賢言理之用多是就氣而言故見者或疑其爲以理爲體以氣爲用而其實是即氣指理之用非以氣爲理之用也如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此就心之惻隱處指言其

仁之理流行者耳非指其氣之動者爲理之端也蓋理無形象亦無造作其爲用必待氣而形焉故言理之用者不得不就氣而言之耳南塘集

○蘭溪曰百慮煩擾而至靜者自若遯齋曰靜此語意則所謂至靜者竊恐指體而言也程子所謂動亦靜朱子所謂動中之靜皆指其品節不差處遯齋集下卄三

○遯齋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一段所論陽之用陰之體云者大體則是矣而所謂體雖成於天地之先成字微似有病改以具字知何平巖之以用起體立之體用作妙用定體看者固不是處論闢破其

病高見精爽能勿軒之說亦未妥當高明之以爲牽合者得之沙溪先生說至老先生說一段所論看來似欠渾全盖陰陽之氣所謂用也而其質則體也是以陰陽之氣起於天地之先而其質則立於天地之後何以言之陽之氣始於天闢之先而其質立於天之圓陰之氣始於地闢之先而其質立於地之方也則用超天地先體立天地後者可見也兩先生之所謂氣爲用質爲體者豈與妙用定體無分別乎所謂妙用者陽動陰靜而循環不窮者是也所謂定體者分陰分陽而二氣對待者是也高明所謂與定體歟

用之說無甚分別者未知何如也水之爲物隨器而盈火之爲物遇薪而燃盈爲靜燃爲動靜爲體而動爲用故曰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然水之未入器時必須流動火之已上薪後亦見其體故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故沙溪先生曰陰陽之用起於天地未形之先陰陽之體立於天地已成之後氣爲用質爲體老先生之說亦不過如此矣鄙見之以氣屬陽以形屬陰而陽起陰立云者大體則是矣朱子曰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屬乎陽物正性命不爲無陽然形氣已定則屬乎陰朱子此訓與河

圖之生數雖陰而屬陽成數雖陽而屬陰者一般意思也

○朱子曰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又曰主靜者主正與義也又曰主靜云者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

○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易傳序下並同

○朱子曰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

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又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無閒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也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閒也

○臨川吳氏曰至微之理者體也然體之至微而用之至著者已同時而有是非先有體而後有用也故曰一源至顯之象而與至微之理相合爲一更無閒別非是顯生於微也故曰無閒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近思録下同

○明道先生曰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註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

芸皐集卷之十一

經義輯要中

天命
明德
本然之性
氣質之性 上下
健順五常
仁義禮智信
中正仁義
四端七情

人心道心
未發之中
人物之性
誠敬
氣質精神魂魄鬼神夢
人稟
仁說
忠恕
王霸 附

菴臯集卷之十一

經義輯要中

天命

○朱子曰理是天之體命是理之用大全性命篇

○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學序

○朱子曰命猶令也又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勑庸註下幷同

○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

○雲峰胡氏曰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

○伊川先生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遺書集）

○退溪曰伊尹曰顧是天之明命顧此命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也立此命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至此命也（答鄭啓叔）

○朱子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爲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

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論語

○朱子曰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繫辭下同

○朱子曰孔子說得性也細賦孟子說得疏略蓋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

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新刊性理大全

○伊川先生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註朱子曰命猶誥勑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禀受此理則謂之性近思錄下并同

○明道先生曰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又曰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

○橫渠先生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

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

明德

○黃勉齋曰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 近思錄下并同

○橫渠先生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領物欲而不得行 而全好 全德性而盡用 者其必由學乎

○問橫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

道心言否曰（朱子）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道心亦非有兩也（大全心性篇）

○或問太虛曰（程子）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篇）

明德說（以其所得之理爲德也）

○按德者得也（禮記）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爲德也德有全體本體之異本體者主理而言全體者兼氣而言又有兼體用而言者其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其曰大學經章首節章句一明德也明德者德之全體也所謂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所謂朱子小註其曰以具衆理應萬事者章句是說明德之體用也所謂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爲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也朱子小註若單指所得乎天者則明德之本體也故曰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故曰傳首章章句此非所謂明德之本體而主理之言耶且曰天

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且曰經一章首節朱子小註此非所謂明德之全體而兼氣之言耶本體者一理之渾然而含具衆理之緊然全體者理氣之妙合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二字本自含具衆理而本皆無形故受說具衆理而實之具衆理故應萬事也○本體者一理之渾然也得乎天是也全體者理氣之妙合也虛靈是也虛靈者心之本體也包性情在其中然心未嘗有形衆則虛靈何嘗有物是故更

說具衆理而實之衆理者一理渾然之中萬理粲然者也乃虛靈之體具足於中也應萬事者乃靈靈之用發見於外也得天之明命故虛靈具衆理故應萬事

本然之性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裡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庸註下同

○朱子曰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

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

○成湯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朱子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

○朱子答黃商伯書所謂不容說處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着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云者正是程子之意也總說性以善則便是情而非性者恐分明矣遜齋集下卅同

○按黃氏之問在中庸章句或問既成之後恐未可謂朱子初年解也

○程子曰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之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於水只可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

○程子伊川好學論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記論性答藁後曰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

○遜齋曰眞卽無極之眞也其本也眞而靜者乃明道所引人生而靜之謂也方其靜也眞體具焉此亦純粹至善之意也

○明道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近思錄

○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中庸所謂未發之中

○朱子解繼善有曰繼字接那氣底說善字只說理云 遜齋集

○朱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至靜而成陰方是成文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

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 繫辭

○雨菴答崔杲詩謂南塘過黜氣分界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近思錄

氣質之性上

○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

○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

○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禀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猛勇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禀不察氣質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言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兩處似文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

○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

○但此理在人有難以言指者孟子但以其才與情明之○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程子張子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據夫子既說相近則須有兩樣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

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

答李晦叔

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

未嘗雜語類

○問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可學錄

又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答劉韜仲

又曰人生而靜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卻氣質了端蒙錄

又曰人生而靜已是夾形氣專說性不得此處宜體

誤也前呈鄙書太厲聲氣追愧追愧幷栗谷集

○尤菴曰惻隱羞惡之有善惡何也因性之有善惡而然也孟子之言性取善一邊而言故於惻隱羞惡亦指善一邊而言程張因孔子性相近之說而兼言有善有惡之性則朱子之言惻隱羞惡之有善有惡者亦因性有善惡而言也答李君輔

○心經釋疑論四端兼善惡曰聖賢言性有專指本然之性者有兼指氣質之性者旣有氣質之性則其發亦豈無善不善之異乎

○尤菴曰論天命賦予之初則有氣質之善惡論心

性發用之始則有情意之善惡栗谷太極問答

○朱子曰理在心卽所謂性又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栗谷曰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又曰性者理氣之合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作樂記動靜說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遯齋集下幷同

○遯齋曰人之初生氣不用事未有所感則天理渾

全而卽所謂純粹至善者也故明道先生引此人生而靜以明性之本善而曰靜以上不容說靜以上猶言未發之前也未發之前本善之體不可容說故曰不容說

○大全玉山講義曰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以尋也

○遯齋曰明道先生論性一章大旨於氣禀中開示本然之性也又曰明道先生生之謂性即夫子所謂成之者性也

健順五常

○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朱子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庸註下并同

○西山眞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陽在人爲仁禮陰之

性順金水爲焉在人爲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

○東窓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

仁義禮智信

○遂齋問仁義禮智信非五行之性乎尤菴曰然遂齋

集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

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又曰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又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悌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論語下幷同

○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

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
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
智者德之一端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
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
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
而四者無不包也

○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
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于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
發即愛以明用于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
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

是故曰愛之理

○朱子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答吳晦叔書曰知覺則知之用答胡廣仲書曰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答張南軒書又擧孟子上蔡所言知覺曰只是智之發用答游誠之書曰仁自是愛之理覺自是智之用界分脈絡自不相關答廖子晦書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遯齋集下

○朱子曰以智知者心也

○勉齋曰仁已動時不可謂義禮智皆動五性皆然

○介軒董氏曰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者爲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舍於人身者爲仁義禮智信質者其粗也神者其精也 書傳

○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 論語

○通書曰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近思

釭　丁
丙

○伊川先生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葉氏註曰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踈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謂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爲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

○朱子曰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明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

本體學序下并同

又曰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

○答董叔重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中正仁義

○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以五行生之之序言之可謂精密矣然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以性之體言故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此所謂中正仁義以心之動靜言之所謂中者動之極也正者靜之極也仁則靜極而復動者也義則動極而復靜也蓋此心感動而藹然惻怛者仁也動而有節無過不及者中

也中節而事裁物成則此心至此休歇定疊而又爲制事之本論語義以爲質註朱子曰義者制事之本是則所謂義也此心定疊而湛然虛靜如明鑑止水而至靜之中所以爲知覺者不昧其眞體亭亭當當是則所謂正也是知中仁爲動正義爲靜靜者爲體而動者爲用故朱子曰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又曰主靜者主正與義也又曰主靜云者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據此則盛

論之得失可以勘斷矣賢者以中正明其發用之義而愚以爲言其動靜之極也遯齋集

○朱子曰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當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心也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心經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仁中義正四字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朱子大全

○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

向己距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易尤重中正性理大全下同

○朱子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字彙音質朴也又音只致謹也又正也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則惻隱慈愛之處義則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

四端七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禮運下并同

○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

○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挐將來

○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弗學而能也

○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端

人心道心

正 私 危

形氣性命

微

○思意蓋道心根於固有故曰原曰正無聲無臭故曰微人心感於物動故曰生曰私有善有惡故曰危

○臨川吳氏曰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爲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非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眞實之心也物接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

○愚意吳說恐未然閑邪邪惡念也屬誠意之事也無邪邪他念也屬正心之事也

未發之中（詳見心經天命之謂性章小註只是朱子曰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而亂之其未發也鏡明水止）

○遜齋曰此性烱然不亂寂然不動而不偏不倚者謂之未發之中又曰以程朱之說觀之則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不偏於喜不倚於樂惺惺無昏昧之失寂寂無紛起之念然後方可謂之未發之中也衆人不然（遜齋集下并同）

○尤菴曰靜固可謂之未發而黙少有間矣又曰未

發則炯然不亂之時也靜則動之餘而有不可謂未發之時者也人之寢時物無所感故謂之靜則可也夢寐之間猶且顛倒故謂之未發則不可也又曰凡人之心昏昧埳然者是物慾動盪之餘以此而謂之靜謂之未發必不可也又曰以有事時爲動則當以無事時爲靜此則泛言動靜之對待也然此無事時此心猶昏昧或紛擾則襲於外者雖或似靜而其實動之餘也既是動之餘則當屬已發而不可謂之未發也此則極其精而言之者前後所論只是精粗之異而已衆人無未發不待求於程朱之說只以中庸

觀之已自分明

○按衆人無未發之說專不是

○尤菴曰朱子於能靜大學註謂之心不妄動則當其不動之時是亦未發也是亦狀性之德也

○明道先生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曰無失所以中也

○朱子荅胡廣仲書曰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慾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禀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終亦必無而已

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

○朱子答何叔京書曰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全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之心氣像耳

○芯菴曰賢人亦有中和而或有不中和時衆人亦或有中和時而此則絶小矣（此段本於宋子性靜者或有此等時節之說）

又曰衆人未嘗有靜時故亦未嘗有未發也比之於水水被風盪泥土混而成濁則雖其無風之時其濁

自知也是乃風盪之餘也人心之汨漂固是物慾之所爲而至於昏昧晻然者雖與汨漂之時有異然其昏昧晻然者亦物慾動盪之餘志分氣餒而然以此而謂之靜謂之未發必不可也觀於孟子夜氣不足以存一句語亦可知也此實出於朱先生而栗谷實承以爲說後學所當深思而明辨者也此段本於朱子終亦必無之說又曰中和說不待程朱說話只以中庸本文觀之則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云云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然後乃言未發之說則所謂未發者分明以君子之用功者而言非謂人人皆如此也

○按此二節恐有未盡意

○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時亦莫不有已發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

○遯齋曰大抵心之爲物無所感則靜有所感則動靜者性也體也卽所謂未發者也動者情也用也卽所謂已發者也然所謂未發已發亦有偏全之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玉山講義曰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有分別又曰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凡此皆偏言者也而盖曰仁是

心之未發而惻隱是心之已發者義是心之未發而羞惡是心之已發者云爾禮智亦然今以七情言之喜怒哀樂皆心之已發者喜怒哀樂之理即心之未發者也是故方其喜之發也可怒可哀可樂之理在中未發方其樂之發也可喜可怒可哀之理在中未發則心皆已發之謬於此可見故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時亦莫不有已發時云云矣若乃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則擧其渾然之體而全言之者也盖七情都未發時節為朱子所謂寂然不動程子所謂敬而無失朱子所謂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也謂之中

者天性渾然在中不偏不倚也所謂天下之大本所謂太極之妙也此理天命聖凡無間而但衆人之心則氣稟拘之物慾交引未嘗有一時寧靜時節至於夢寐之間猶且顚倒則何時而保其渾然未發之體而寂然不動炯然不亂如聖人哉

○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

○遂齋曰莫不有未發之未發是偏言之未發而中庸之未發是全言之未發者又曰動靜無常之靜以偏言之未發而爲言寂然不動云者以全言之未發

而爲言也未發之名雖同而未發之實有間者蓋有偏言全言之異而已

○按偏言之未發云恐皆非也

○語類曰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遜齋曰衆人亦有之有字是本皆有是理者爾是故若論源頭未發本來體段則與聖人一般故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生之初未有物慾之私以亂之故也聖人全此而已衆人雖有之而失之也

○或曰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朱子曰未發只做未發又曰衆人則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遜

齊曰未發中也天性之本然也太極之妙也謂衆人失於動而無未發則可謂之有未發而與聖人有異則是不識大本之論也謂衆人昏了而無未發則可謂之有未發而尚有昏昧則不可也

○按無未發則可之說專不是也

○朱子曰若論源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别未感全是未發之中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

○遜齋曰蓋本初未發果無聖凡之異程子所謂其本也眞而靜朱子所謂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者此也又曰衆人則氣拘於前物蔽於

後雖有未感著而不亂則昏不昏則亂不全是未發之中

○按不全是未發之說亦非也

○朱子曰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向靜著不曾知得

○南軒以寂然不動者為聖人之道心

○朱子曰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至感發處如何會得如聖人中節 近思錄

○遜齋曰衆人謂之無未發則可今日有未發而猶

有惡之萌兆則天命之性亦有善惡之分而聖人獨
有大本也未發即性也性是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
人人所同得故子思泛言未發謂之中盖中者體也
而其用則和也其爲體段本皆如是而惟其生知之
聖則無事於用功而全之也賢人則必加涵養省察
之功然後存之者也衆人從初無此工夫則何可謂
有未發之時而全體湛然與聖人不異也故先生栗谷
之書有曰衆人之心不昏昧則必散亂大本不立故
不可謂之中也又曰拘於氣質而不能立大本則可
也又曰或昏昧或散亂者不可謂之未發也凡此非

衆人無未發之意歟然則今此何不曰君子之喜怒哀樂云云者只是深斥午溪未發時有不善之說也

○按衆人無未發之說愈辨而愈昧也

○遂齋曰中庸所謂未發則性之全體渾然在中不倚七情之未發一思一念未萌時節即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衆人無涵養之功難可謂有此時節如使衆人或有未發之時則當與聖人不異矣中庸所謂未發蓋如此若以一情未發者謂之中庸未發之旨則豈不大錯乎

○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於動又曰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又曰樂記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又曰不能愼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旣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

○濂溪先生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

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近思錄

○蘭溪曰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從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遜齋曰蘭溪之意不過以爲浮念雖起百慮雖煩而此只是外物交引而已不害其至靜之體常自若於中云爾遜齋集○遜齋此說遂菴爲然

○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以無失最盡近思錄

○朱子答張欽夫曰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盖有渾然全體應物而無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别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眞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蘗朱子大全下卅同

又曰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

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曰只一念之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一物可指而名之哉

又曰今下一前字（未發之前心妙乎性云云故有是答）亦微有前後隔截氣像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

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眞
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
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
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
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
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
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
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

處今嘗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泝洄上下惟意自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眞不浪語

人物之性朱子曰氣則爲金木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又曰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德

○朱子曰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是一箇氣都透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

剛柔不得又曰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要錯看○正蒙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窮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繫辭下同

○朱子曰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性理大全有問於朱子曰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朱子答曰人獸草木枯槁是雖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南塘所謂謂之理同則可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南塘所謂謂之性同則不可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並與其知覺者而亾焉但其所以爲

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大全 人物門

○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付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于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 論語

○呂芸閣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

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銖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銖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爾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伏乞指誨朱子曰亦善朱子大全下并同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某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

得而生者也然言論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貳
觀人物之生生無竟則天命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
所稟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
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
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絶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
亦未嘗已也
○朱子答徐元聘書曰承喻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
正所當疑當講者而考訂精詳又見志意之不衰也
熹幸慰幸慕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
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

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喻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著於此見得即

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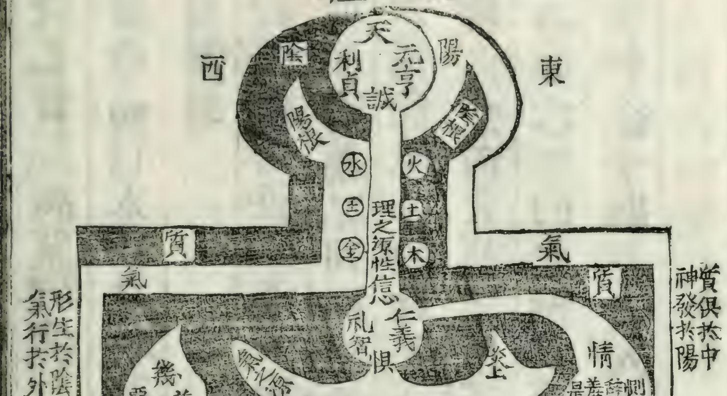
○中庸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有異耳

○南軒張氏曰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禀有萬不同焉蓋云云又曰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人物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

○朱子答徐子融書喩人物之性甚詳

天人心性合一之圖

太極


西
東
陰
陽
天
元亨
利貞
誠
陽根
陰根
水
火
土
金
木
理之源
性
質
氣
仁義
禮智
信
情
惻隱
辭讓
羞惡
是非
喜怒哀愛惡欲
幾
善
惡
善惡分
萬事出
殘忍害仁
欲
敬
存養
省察
君子修之
誠
聖人性之
形生於陰
氣行於外
質俱於中
神發於陽
善
純善無惡
惡
未嘗無善
浩浩其天
禽獸皆損
前集

誠敬

○周子曰誠無爲（近思錄下并同）註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葉氏曰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

○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註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先儒持敬說詳見心經下篇敬兼動靜說

○誠字義詳見朱子所著誠名義篇其大旨云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又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答黃直翁書

曰既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謂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之道也

○敬字義詳見大學或問其大旨主一無適

○誠之通復之說詳見性理大全及通書

○朱子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又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

○愚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氣質精神魂魄鬼神夢

○退溪曰付於天者是氣具於地者是質氣質之中必有所以然之理是性也潤炎等是氣質之性然非别有一性只是理在氣中而爲此物之性則不能不隨其氣而有異所以各一其性燥濕之類亦然退溪集下并同

○北溪謂付爲不篤是賦質不粹退溪曰以是質而行爲故云云

○朱子謂質是成這模樣子底

○眞西山以耳目之能聰能明爲精

○黄勉齋以毛骨血肉爲精退溪曰是四者屬於精耳

○退溪曰精是氣之眞爽所資以成此物者魄是陰之靈也神是理氣之妙而發用不測者亦各不同也

○介軒董氏曰質者其粗也神者其精也書傳

○勉齋黃氏曰質陰氣陽此句本朱子語又曰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傅曰精氣爲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

〇徽菴程氏曰精之凝爲貌氣之出爲言精之顯爲視氣之藏爲聽其主宰爲思

〇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爲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孔子答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繫辭及祭義

〇朱子曰聚而爲物神也散而爲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横看之則精爲陰氣爲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

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
陽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魄
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
下推此可見又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
地公共底謂之鬼神

○蘇東坡曰魂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魄之
體質留於下者也

○祭義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
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經心

○雙峰饒氏曰思屬動魂之爲也知屬靜魄之爲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中庸

人稟

○朱子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

又曰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

人

又曰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

又曰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里仁

○馬氏曰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柔也色取仁而行違者有矣有禮而節之則美惡不能蔽於心也禮運

○鐵中錚錚庸中佼佼

○嵬嵬蕩蕩厎漢高太度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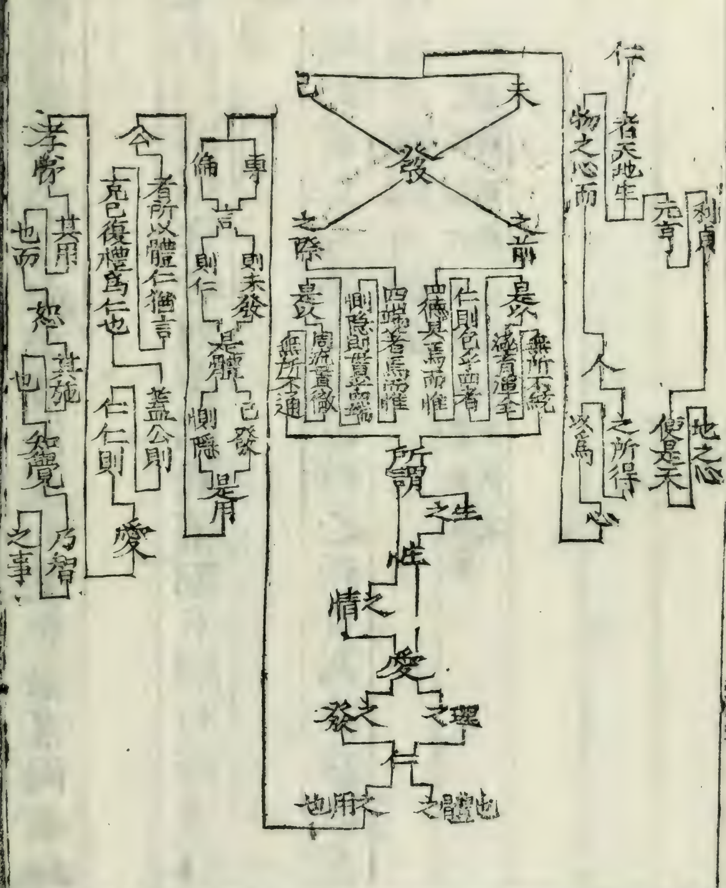
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並見史

○朱子曰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浩然章下同

又曰略知義理之爲貴而欲持之而有爲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

仁說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及人也

朱子仁說圖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
元亨利貞
便是天地之心
未發之前
已發之際
發
是性
無所不統
涵育渾全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四端著焉而惟
惻隱則貫乎四端
周流貫徹
無所不通
是情
所謂
生之性
愛之理
仁之體也
情之愛
發之
仁之用也
事
偏
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
言則仁
惻隱
令者所以體仁猶言
克己復禮為仁也
蓋公則
仁仁則
愛
孝悌其用也
而恕其施也
知覺乃智之事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所謂生之性愛之理仁之體也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所謂性之情愛之發仁之用也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則仁是體惻隱是用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孝悌其用也而恕其施也知覺乃知之事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

所不備然一言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通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不一作無）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名仁者非歟曰不

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楊龜山語）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謝上蔡語）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

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況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盖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像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右仁說朱子所述並自作圖發明仁道無復餘

葢大學傳曰爲人君止於仁今欲求古昔帝王傳心體仁之妙盡於此盡意焉退溪說

○伊川先生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葉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葉氏曰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近思錄

忠恕

○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朱子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蓋忠是盡己盡己而後爲恕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解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之人即是論之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爲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朱子曰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中庸下并同

又曰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

不得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又曰忠便是做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

○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裡面了

論語下并同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尹氏曰孔子

告以求仁之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南軒張氏曰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

○陳氏曰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又曰己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爲不肖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

王霸 附

○周公勤勞如彼猶且赤舄几几自視欿然管仲立

此些小功業僥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

○孔子於管仲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揭其善也小其器卽事而名其實也

○朱子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

菴臯集卷之十一